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 年卷

中短篇小说集

樱 桃 记

张 楚 著

作家出版社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胜友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守仁 张胜友 杨匡满 杨志广
李敬泽 林 莽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胜友
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
委 员 张胜友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张楚，男，本名张小伟，1974年生。现为唐山某行政单位公务员。曾在《山花》、《人民文学》、《莽原》、《收获》、《中国作家》、《当代》、《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并入选各种选刊和年选。

曾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2004年《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大红鹰文学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总 序	张 锲 崔道怡	1
序	李敬泽	1
曲别针		1
草莓冰山		22
蜂 房		39
旅 行		56
安葬蔷薇		76
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90
长 发		110
疼		127
U型公路		169

献给安达的吻	201
人人都说我爱你	232
穿睡衣跑步的女人	254
声声慢	272
惘事记	289
樱桃记	304

总序

走向文学之星的第一级台阶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 年卷终审会议纪要

张 锲 崔道怡

—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 年卷的终审会议，是选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两次颁奖大会之间进行的。因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都是那两项文学奖的评委。但当我们提到这一情况，说到那两项文学奖几位获得者的第一本书，是经由“丛书”推出的，却有些人不甚了然。看来，我们的“宣传”还远远不够，有必要借此报道机会，把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重申一番。

早在 20 世纪的 1994 年，为了文学新人及时脱颖而出，给 21 世纪的中国文坛增

添新生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有关领导决定，建立一个公益性的文学作品编审机制：由各方面专家组成专门的编审委员会，请各地方的作家协会、文学杂志、高等院校从其所属范围推荐四十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的新人，通过严格审读程序，选拔其中更优秀者，为他们出第一本书。

这一项活动，跨世纪行进，而今已是第十一年。十一年来，我们发现和扶持了九十二名文学新人，共出版了九十一部他们各自的第一本书。这些新人的大部分，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入选“丛书”后的新作，不断引人刮目相看。“丛书”推出的第一本书，便是他们向着高峰攀登的第一级台阶。十一年间，迭有新星一次又一次登上了各种文学奖项的领奖台。

有些 21 世纪文学新星，后来没有沿着文学创作之路前进，而是“改弦更张”，成为影视界、出版界等方面的专家。继续在这路上迈进的，便把追求鲁迅和茅盾文学奖作为奋斗目标。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军旅作家徐贵祥，就是最新的例证。他的第一本书《弹道无痕》经由“丛书”推出，取得巨大反响。此后一路攀登，终于以其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摘取了文学创作最高规格奖项的桂冠。

二

2005 年卷终审会议，于 7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北郊瑶台山庄举行。跟往届一样，我们之所以选在度假村里开会，只是看中这里清静，可以避免外界干扰。诸多编委各有公务，是暂离岗位前来与会的。当时身在国外不能与会的，都已留下了各自的选票。此次与会的编委共十七名，符合规定人数。会前留下的选票，列入统计之中。尽管编选并非评奖，但其运作程

序跟评奖是完全一样的。

10日上午，张锲主持会议开幕，首先由高洪波传达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的祝词。金炳华表示：希望“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选活动一如既往保证艺术质量，反映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平；希望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基础上，各位评委维护好这个品牌；希望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一样，保证评选的公正性、公开性和权威性，让这一中国作协的希望工程办得更加出色。

2005年度“丛书”征集始于年初，春节过后结束，共收到作品四十部：小说三十部（含长篇三部），诗歌六部，散文两部，评论、剧本各一部。这些作品经编委初审，再由部分编委复审，最后提交终审的共十七部：小说十二部（含长篇一部），诗歌三部，散文一部，评论一部。这样的“三审”过程，跟杂志社或出版社编辑工作的审读程序基本相同。

所不同者，杂志社或出版社对作品的最终认定，是由总编拍板，而本“丛书”，是经终审会议研讨，通过无记名投票，得票须占总数三分之二，才得以入选的。编委交换意见之前，为避免疏漏，崔道怡对未能进入终审的作品情况作了说明。在大家认同了终审篇目后，编委发表各自对备选作品的观感，从而引起热烈讨论。休会期间，编委在所住房间里审读了会上一致好评和有所争议的篇章。

11日进行第二次全体会，对多数作品意见趋向一致，对有些篇章观点仍争持不下。这种见仁见智的情况，在12日票选时鲜明显现出来。第一次投票，九部当选，获全票的只有五部（小说三部，诗歌、散文各一部）。第二次投票，补充一部。姚鄂梅的小说集《隐形眼睛》，仅以一票之差落选。上一届我们曾声言：不存在遗珠之憾；这一次则必须遗憾地说明：确实存在着不止一颗遗珠。

三

这篇报道作为总序，发在当选作品前面。为让拿到任何一部当选作品的朋友能够了解全貌，从而也对我们的审读、编选有所了解，兹按得票多少（票数相同则以姓氏笔画排列），将各位专家为当选作品所写的序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习习的散文集《浮现》——

喜欢习习散文的书写姿态和美学追求：给你的
是舒缓，宁静，柔和，甜美，是童年的惬意与母爱的
温馨，文笔从容委婉，画面感很强，有浓浓的乡
村气息，有葱茏而淡淡的诗意，有人间的真情和美，
真像散文里描写的刚摘下的脆脆绿绿的青青豌豆尖
那样，新鲜，水灵，可爱。无论你童年时有过或没
有过近似的乡村生活经历，今天读起来，都会感到
一样的亲切。

——孙玉石《走出拥有自己的风采独特之路》

王妍丁的诗歌集《手挽手的温暖》——

王妍丁的诗就是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轨迹，这里有
热烈、奔放而又质朴，铭心刻骨又不加修饰不加
遮掩，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倾诉……在世风浮华、奢
靡、轻薄的网络时代，爱情甚至亲情和友情都相当
“速食化”、“快餐化”了。王妍丁的诗给人一种久违
了的纯情、质朴和清新的感觉，它们既是一种反叛

也是一种回归，更是一种对真诚真情的呼唤。
——杨匡满《我们的诗坛已经在注意她》

余泽民的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

他默默地写，写了，也就放下了，偶尔自己拿出来看看，这使得他的小说很像是自己营造给自己看的心灵造影，毫无世俗功利之心。当我读过他的那些小说初稿之后，很是惊讶于他能守住这份静气，能耐住这份寂寞。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说比之当下中国很多声名响亮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毫不逊色，甚至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

——白描《行吟在多瑙河畔的忧伤歌手》

张楚的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

当今很多金光闪闪的鸿篇巨制很值钱，但是没意义，而张楚数量有限的作品是有意义的，它们为纷杂而贫乏的文学展示了一种朴素的可能性，那就是，在对差异的把握中严正追问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什么是脆弱和忍耐、什么是罪什么是罚、什么是人之为人、什么是存在。他勇敢地注视世界和人心，他没有那么幼稚浅薄，他不相信存在被先在地肯定或否定、先在地被赋予意义的生活，人的生活只能是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不要呼朋引类地给自己壮胆，人终归要独自面对天上的星空和地上的道德律。

——李敬泽《真正的文学议程》

徐则臣的中短篇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

能像徐则臣那样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的，却并不多见。问题的实质就这样被锐利地揭开并推向前台：计划体制下接受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情感归宿，与市场体制状态下严酷的生存现实，这巨大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炼狱般的心理煎熬。徐则臣因这种“京漂者”的体验来频频回顾故乡，故乡旧日的风物人情那依然的狭窄猥琐，竟显现出来别样的亲切与缠绵。

——何志云《“京漂者”及其故乡》

于晓威的中短篇小说集《L形转弯》——

于晓威关注着生命，关注着生命的健康。或者不如这样说，于晓威更加关注着生命和健康的死敌：在不可逃避地关注疾病和死亡的同时，他尤其关注着现代生活中都市人的心理和精神疾患。这个人喜欢探讨偶然与必然，或者说，他对看似不明确的因与出乎预料的果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刻意寻找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中的偶然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于晓威创作中的一个主题。他的小说里充斥着偶然的因素，这些偶然都影响了必然，都带有戏剧性。通过于晓威，悚然了解，病情亦即命运，偶然也可能即命运。

——杨志广《关于病的断想》

王棵的短篇小说集《守礁关键词》——

军人就是这样的。奉献，只是对他人才有意义，那是和现在的生活不相干的事情。而突发事件，那让军人的价值变得如同戏剧一样惹眼的时刻一瞬而过。剩下的，是寂寞中大把岁月的无尽投掷。他们成为了生活的“守望者”。这是伟大而沉重的职业，不管用怎样的繁华文字都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悲壮与无奈。王棵真实传达出来的守礁战士的生活与生命本身感动了我，在我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如此真切地抵达守礁战士的生存世界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而，他们让我感到新鲜，进而感到惊异乃至震动。

——朱向前《在守礁的背后》

舟卉的中篇小说集《好好活着》——

在作者对一种平淡生活的记叙中，我们能够感到生活流动的跌宕和漩涡，人物命运的苦涩与伤痛。舟卉把她对生活、对人的了解、热爱及期望，全部集中在她的小说的石破天惊的最后一笔上：用以死相拼来捍卫人的尊严，展现弱者的力量。很难想象，这种描写出自“80后”的年轻作家，出自一个明快爽朗的女孩。舟卉从她踏上文学之路开始，就将一副沉重的担子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在这副担子里装载着她的家乡记忆，她的人生感悟和她的文学责任。她让我们感到欣慰，为文学的新一代，也为文学的

未来高兴。

——秦晋《苦涩的记忆》

蓝野的诗歌集《回音书》——

这是一本体现着现代与当前写作潮流的优秀诗集，非常好读。作品整齐，语言简明，在近于口语化的叙述中不断闪现诗意的光芒。构思巧妙，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对故乡、对人的爱恋与善意，平易中展现着人性中最值得我们倡导的那一面。

——林莽《善与爱的回音》

尉然的中短篇小说集《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尉然在审美上是奇异的甚至怪诞的，即使放到整个乡土文学传统的背景下，他也属于稀有品种。尉然总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生活，他能在最日常的生活状态中，看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滑稽和不合情理之处，从而让人有第一次发现的快感。诚然，他有闹剧化倾向，有时热衷于恶作剧，以发现笑料和制造噱头为乐，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他在让人觉得好玩、新鲜之余，同时让人感到惊悚和酸楚。它们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笑了之，往往是滑稽背面的深刻的悲哀。

——雷达《含泪之笑》

四

为每部书写序的专家，也就是当初给予这些作品充分肯定的编委。他们的初审意见，对复审、终审乃至投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有的新星，就是编委最先发现推荐上来的。例如王妍丁。杨匡满在2004年8月中亚五国诗会上，读到她的部分诗稿，感到“仅仅用‘怦然心动’这个词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让我实实在在地惊讶了：这样的好诗，以前怎么就没有去注意这位诗人”？

再如余泽民。白描之友、匈牙利威克集团的董事长回国期间，给他拿来两篇小说，说是一位旅居匈牙利的华人青年写的，要他判断一下，写得怎么样，作者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白描读过这两篇，“着实被吸引住了”，希望看到更多作品，“于是我的信箱涌满了余泽民小说，其数量抵得上职业写手了。更让我吃惊的是，竟然一篇也没有发表过。这真是一个‘只为自己的生存表述而写作的作家’！”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白描，像推荐他的学生那样，把余泽民的小说介绍给期刊，很快就在显著地位发出。这一届“丛书”编选，余泽民自然全票当选。我们讲述此事是想表明：“丛书”编委不仅在审读时，而且在工作中随时都关注着新星的闪光。同时我们也想提醒文学青年，只要并不急于出书，不妨把入选“丛书”作为你走向文学之星的第一级台阶。有些新星是历经多次才得入选，从而知名文坛的。

“21世纪文学之星”，作为文字商标已正式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并得到受理。它既是一个标志文学新人创作成就的称号，又是一项可以包含诸多内容的活动。这一次终审会，议论到宣传时，有编委认为：应该为“丛书”撰写“广告词”，以便吸引

更多文学青年到这里来一试身手。创作有时需要激励才得喷发，我们希望在“激励”上能起更大的作用。因此，秦晋设计的“广告词”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里是走向文学之星的第一级台阶”。

序

真正的文学议程

李敬泽

在张楚之前，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我们的文学家——包括小说家和诗人，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就是他们应该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比如在上世纪 50 年代读小说，你就知道你必须祛除你的私心，积极加入合作社；现在呢，文学不再有文件般的权威，但文学家依然热衷于给我们开会，他们注视着社会上的潮流变化，随时贯彻新的议程。上世纪 80 年代，据说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多人至今想起来双目炯然，但我曾有机会重看了一遍那个时代的主要作品，基本感觉就是时光倒流，听一个关于如何活得合于形势的报告。

当然，文学在进步，我们对形势的理

解越来越宽广，比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来一个“新写实主义”，于是我们知道“历史”不重要了，“日常生活”最重要，过日子吧过日子，动员起来，把一切都变成过日子：历史、政治都成了过日子，历史小说、官场小说教你蝇营狗苟、克敌制胜，差不多就是“厚黑”秘籍；我们的生活当然本来就是过日子，是“活着”，是“欲望”，是酒吧和网络，是唱歌和桑拿，是下半身和口语，是失去工作和发了大财。

——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亲密无间，就像酒肉朋友。它和我们一起醉了，一起发牢骚，一起盘算和期待明天的酒宴。

那些酒肉朋友，他们是我们生活中最轻松的部分，也是最虚妄的部分——我们沉溺于表象，因为表象给生活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感：时空倒错，把自己的背景弄成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是有意义的，今天在办公室施了一个小诡计也是有意义的。文学极力娇宠着我们，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在“生活”或“时代”的名义下得到确认。

但是，在这种亲切的表情背后，文学的根本思维并未改变，一个要消灭私心的诗人和一个直指欲望的诗人并无根本不同，他们都认为这涉及到如何“正确”生活的问题，都认为是在传达来自“时代”或“现实”的根本命令，在他们看来，人性和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持久的问题，有的只是不断兴替的观念、姿态、感觉和现象；他们的唯一的差别在于，前者有宏大的庄严，后者是极度的玩世不恭，但无论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一点：人是可以而且必须随时变成新人的，否则是可耻的。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种文学：经验的表面差异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任何一个二十岁的作者都坚定地认为三十岁的人不能理解他，一个自认为身在底层或高层的作者也以他的世界的封闭特性而自豪，这是一种狂热地追求差异而限于差异的文